



星火塬纪事

□ 白小燕

塬面像一条长长的带子,从东边铺展到西边。风把带子吹得宽窄不等,宽的地方,是大片丰茂的庄稼,树木葱茏,道路交错;窄的地方,不是临沟就是悬崖。路从巍峨里突兀出来,将小塬、东岭塬、程家塬、蔡家塬等葫芦形状的塬面连接起来。骆驼项、土桥、桥子沟纽扣一样,系在山、川、塬的衔接处。

天气渐暖,山洼的刺槐,枝干齐刷刷出了叶,别的树先开花后长叶,刺槐是有性格的树,大串的白色花在叶面下倒挂出来。花香跟着风跑,十里外都甜滋滋的。养蜂人占据山头的凹处,蜜蜂无须远行,就酿出了清澈透亮的槐花蜜。塬面上,是苹果树和玉米的家,麦子去了阶梯式的山地里,山地里好啊,背风向阳,蝴蝶像花朵一样飞舞。端午节后,落了几场透雨,仰头望天的麦穗,慢慢地沉下头。一个骄阳似火的正午,收割机两个来回,一块地的麦子回了家,几十个来回,一山头的麦子进了仓。收麦子忙得手不够用的时光,早就成过往了。

秋风吹黑了玉米梢子的花絮,秆上缀着大棒子。糜子、豆子、荏等双料庄稼一年中的生长时间只有短暂的几个月,它们认真而紧张地开花、结果、成熟。风落在它们身上,也会轻轻地缓一会儿。

也就几天工夫,摘掉外套的苹果,似乎把自己和太阳缝合在一起了,浑身通红透亮,还泛着光。天气转凉,要收秋了,掰玉米是粗活,摘苹果是细活。粗活交给机械干,不出半晌,大门前的玉米棒子就堆成了小山包,主人早早搭好架,等颗粒风干。后院的一群鸡窥探着它们几辈子也吃不完的玉米山,一个个都懒得刨食了,蹲在墙角晒太阳。

早上晨雾还没有散去,阳光还没露出脸,地上铺着一层薄霜,雪一样白。梯子上摘苹果的四婶包了头巾,戴上手套。不是她怕冷,是不想给走南闯北的苹果按上指纹。她一双手忙不过来,还找了四个人,多了八只手,她还操心着有人磕碰了苹果。这些苹果从施肥、开

花到蔬果、套袋,她一天天看着它们长大,陪着它们唠嗑,铲除吸肥的杂草,赶走偷偷溜进来刨土的鸡,像经管自己的孩子一样细心。从早晨到中午,太阳架在树杈上,人就一身一身出汗,四婶觉得两个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,装苹果的车还在路边停着,一副运不完她的苹果不罢休的架势。

泛青的柏油路边上,十样锦从夏天开到深秋,花朵稠密。以橘红色居多,也有大红色、草绿色。这些花草种上一次,就安居乐业,年年生根开花。庄稼进了门,鸟雀在枝头叽叽喳喳,有人经过,它们“嗖嗖”地飞上屋顶,眼睛还盯着柿子树。农人留下的柿子越多,冬天它们就不会挨饿。这里家家摘柿子都留下很多,留给鸟雀,留给房前屋后一点喜庆。柿子挂在枝头,整个冬天风刮不走。

柏油路在塬面宽阔处把两个村子分开,路南是王家庄村。这里春有草莓采摘园,夏有樱桃、西瓜采摘园,秋有黄桃、苹果,还举办声势浩大的村

BA。王家庄村已形成了一个集红色旅游、乡村文化、生态采摘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。

早先临沟临水居住的人家,赶上了好政策,陆续搬迁到塬面上,规划整齐的一幢幢新居里,一家连着一家,一排跟着一排,红瓦白墙,水泥地面,白花花的水龙头就在手边。和他们一起居住的鸟雀也跟着搬家了。

星火塬上娃娃学习好,这句话三十年前有人说,二十年前有人说,现在依然有人说。随便走进一户人家,客房的墙面上,贴满了被烟火熏染成琥珀色的奖状,也有新攒攒的奖状。奖状下面的桌子上,必是沉甸甸的书架。人们心头暗自较劲儿的,还是谁家娃娃学习好。

小时候几十天里只要有一辆车驶过,人们就惊奇地口耳相传。现在从路上走过,各家门前停放的小轿车,也像家里的一个主人,在太阳下笑脸盈盈。

塬上的故事,每天都在变换。

父亲的芦子集

□ 五信

2024年9月3日上午10时许,我和四哥驾车行驶在灵台县百里镇新集村,平坦的柏油马路在眼前不断延展,细碎的阳光从路旁树隙间洒落下来,斑斑驳驳地映照在车窗玻璃上,时隐时现,如梦如幻。

道路右侧是一排排民居,白墙青瓦,如画一般;门前屋后,盛开有花,仿佛置身江南水乡之中。早就听四哥说新集风景好,一见之下名不虚传,正感慨时,“芦子集”三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。记忆,瞬间被唤醒。

父亲经常提起的地方,原来在这里!思绪随即飞驰回遥远的过往。

芦子集,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名字。打记事起,就经常听父亲提到这个名字。

记忆中,芦子是编席(陇东人家炕上铺的一种草席)用的,芦子集应该就是割“芦子”(芦苇)的地方。小时候,虽经常听父亲和大哥、大姐夫说起这个地方,但我却不知道它在哪里?也没有去过。今天当它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时,如时隔多年的故人骤然相逢,从前的日子,也“哗”地一下奔涌而来。

芦子集,我来到了父亲曾经待过的地方:

芦子集,我看到了你今天美丽的样子;

芦子集,我想象不出父亲当年和你在一起的情景……

灵台文史资料是这样记载芦子集的:从灵台县城沿达溪河西行约60公里,川道渐阔,极目南巡,丘陵梁峁间一川蜿蜒南去,腹地深处葱郁莽莽;近看北山高垒,山麓绿树掩映,村庄点点,这就是百里镇芦子集村。1987年,文物工作者在村南川口西侧的悬崖断壁下发现一处佛教洞窟,当地百姓称“千佛洞”。

芦子集位于南来喂马川与达溪河川两水交汇处,喂马川流域面积广大,土地资源丰富,南北长约14公里,东西两边分别与珍珠山林场和五举林场接壤,林区面积约9000亩,据境内发现有雷神庙、唐代点将台、商周古墓群等遗迹遗址。这里生态环境优美,雨量充沛,土地肥沃,地广人稀,非常适合种植玉米、冬小麦等粮食作物,历史上一直是外乡人“做山庄”的地方。20世纪70年代,父亲被农业社派往芦子集村“做(当地人读ZU)山庄”。父亲一去就是一年,年复一年达十二年之久。

“做山庄”,是陇东一带对外耕种荒山荒地的一种习惯性称谓。曾经,家乡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状态,农民除了耕种自家土地之外,到地广人稀的南部山区开垦荒地种粮成了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。后来,成立了农业合作社,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,农民集体耕种土地,按劳动力分配粮食。可是生产队土地面积有限,生产的粮食不够给社员群众分配,所以就派社员去山区为农业社“做山庄”,以补当地粮食不足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与家里人总是聚少离多,一直到1978年包产到户后,父亲才从偏远的新集回到河里阳山。

记忆深处,父亲留给我的,总是离去的背影……每次,父亲离开时

候,我都要哭闹大半天。母亲牵着我的手送父亲出门,父亲背着一个大大的包袱低着头下了坡,向对面的山路上走去,看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,我哭得十分伤心……父亲做山庄的地方和去大姐家的路是同一个方向。很长一段时间,父亲不“做山庄”了,有时候他去大姐家,看着他又向南边走,我撕心裂肺地哭,以为父亲又要长久离开,母亲看我哭得可怜,就冲着父亲的背影喊“学尼、学尼”,学尼是我的小名,母亲喊我的名字,父亲听见了,就转过身路边停下来,母亲对我说:“快走,你爹等着你哩。”我于是破涕为笑,高兴地跑去跟上父亲走亲戚去。长大后才知道,我们当地的风俗,妻子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叫丈夫的名字,而是以孩子的名字呼叫丈夫。

父亲回家的日子总是温馨的,父亲离开的日子总是阴冷的。因为芦子集,是父亲离开我要去的地方,潜意识中,芦子集一定是个阴冷潮湿的地方,它总是与离别有关。

今天,在风景如画的川口村,偶遇了“久违”的芦子集,这个充满诗意和记忆的名字,让我既感亲切又感陌生,我仿佛看到了当年在泥泞土路上踽踽独行的父亲,在雨雾中弯腰用镰刀割“芦子”的父亲,孤单身影在潮湿空气中若隐若现的父亲……

我和四哥、四嫂、咏梅下车,在路边拍照留念。问路旁一位乡亲怎么从芦子集赶往朝那镇,乡亲告诉我们,从芦子集拐弯沿水泥路上山可直达朝那。

我们上车继续前行。沿芦子集去往朝那的山路蜿蜒曲折,两旁林木繁茂,仿佛行驶在一片原始森林中。沿途鸟飞虫鸣,嘎吱鸡、兔子不时穿过小路,好像要跟我们结伴同行,又似围观闯入它们领地的“不速之客”。

芦子集在我们身后渐去渐远。拐过一道弯,上了朝那镇,停车俯瞰:山色如黛,林木成海,芦子集在树林深处隐然不见。沟壑纵横的山峁间,悠长的鸟叫声不时掠过,似乎倾述着我们对父亲的无尽思念。

我们在心里与芦子集道别,仿佛又一次与父亲道别。

留下父亲生命记忆的芦子集,我们还会再见吗?

时光里的温暖

□ 陈美霞

一

到同学家的喜宴上去祝贺,看见当年的那个小姑娘,变成了美丽的婆婆,她含泪的眼神里,岁月焮熟了微笑。

她给我们分发的喜糖袋子里有两枚小小的多肉。那是小小的生命。

在每个清晨,我浇灌这绿色花朵,让目光流过绿色的小叶瓣,沐浴那小小花心。我相信我的眼光热切,那光的温度,慢慢焮红了这小小的盆景。

岁月,拿多少眼睛的温度,才能焮热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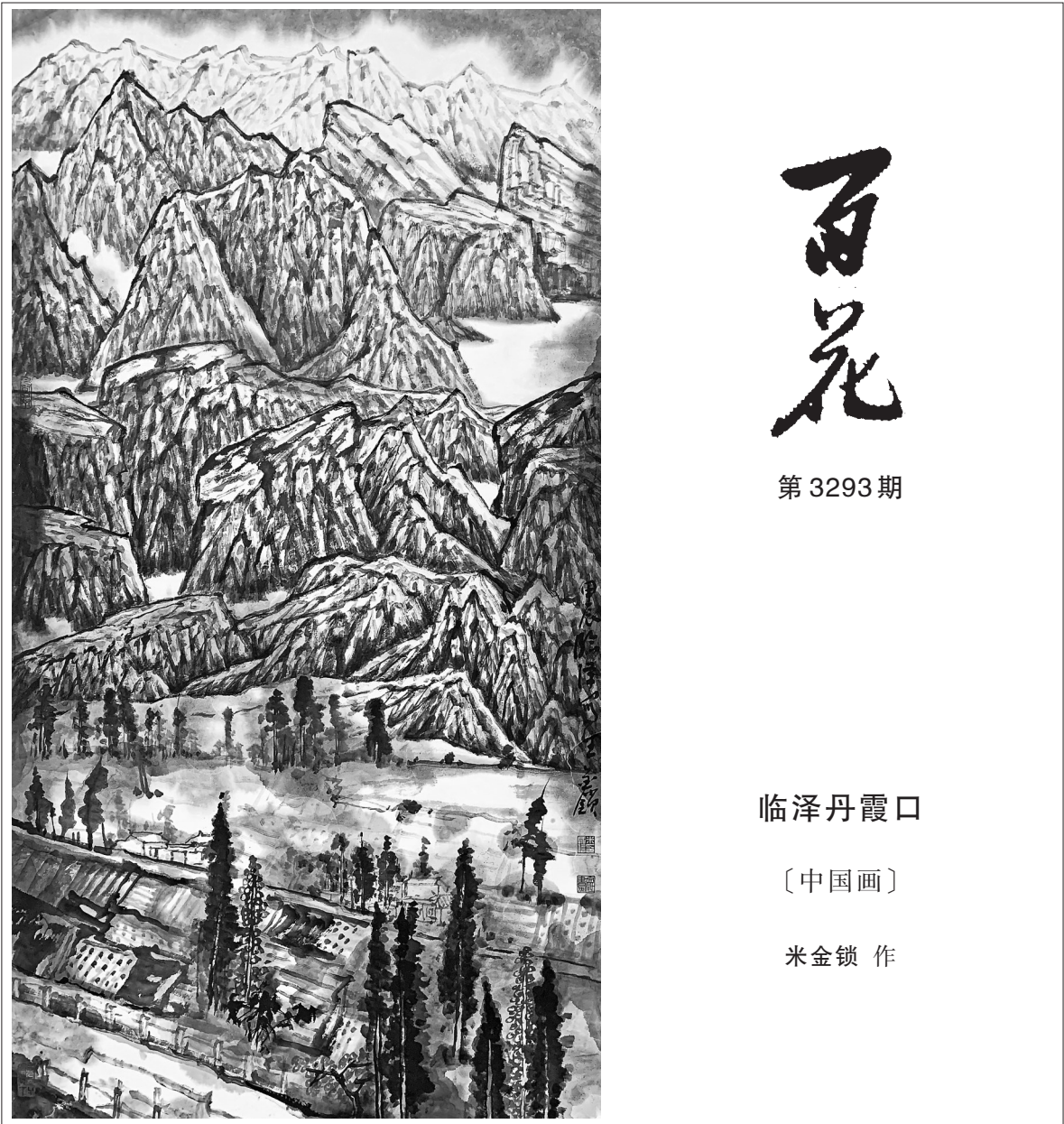
二

对门来了新的主人,男人英俊,女人漂亮,小孩子是两个小精灵。

我们有时候目光相对,到点头,到微笑,到顺带提个物品,到送一些小特产给对方,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,但有些小小情感的小火苗焮起来了。

我和他们一遍又一遍走共同的楼道,羞涩慢慢被笑容取代,慢慢熟,陌生被记忆替代,几十级台阶升高,岁月焮热的感觉,果实一样。

我还没有对门的电话号码,更没有什么事情要刻意去交流,但是我有



百花

第 3293 期

临泽丹霞口

〔中国画〕

米金锁 作

云端的药乡

□ 郎佐民

岷山山水间,大山褶皱里村庄静谧,公路如一条长长短短的丝带,把一座座村庄,从群山间串联了起来。

沿着县城通往东山区宽阔的公路,一头扎进药乡禾驮镇的村道上。车子在云雾中行驶,盘来绕去,不断爬高,来到一座名叫拉路的山梁上。

此刻,拉路梁上,一团团的云雾在荡漾,在缠绕,冬日里山乡天然独有的过滤器把空气过滤了,早晨的阳光变得洁净而又干爽,空气里透着丝丝缕缕的清寒,村庄又迎来了生动鲜活的一天。

这里属于典型的高寒阴湿山区,山高坡陡,2700多米的海拔,为中药材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。乳白色的云雾,随着晨风飘逸涌动,在半空中逶迤腾浪,漫过空旷的田野,淹没村庄,涌向冬日里开始休养生息的田地、山峦。山脊、公路和村庄在轻柔萦绕的云雾中,时隐时现。随着气温上升,云雾在茫茫群山中聚散开合,时而似浪花翻滚,时而如潮水奔涌,来去无形,缥缈无影。

刚刚收获过的土地,崖畔边上随风摇曳的枯草,远处飘逸的云雾和清风,游荡在原野啃食荒草的牛羊,场地上堆积着的药秆儿的枝枝

蔓蔓……都不约而同,各自独立着又相互依偎着,好像在和村庄悄然进行着一场冬天降临的仪式,一起低声闲谈这里的丰年好景。那气定神闲的样子里有看粮满家的喜悦,有着淳朴山民与大自然生生不息难以言表的情牵。

太阳慢慢升高,云雾被一声声雄壮的鸡鸣唤远,被一缕缕炊烟驱赶。没有大张旗鼓,没有喧嚣热闹,摒弃一切浮华扰攘,村庄在温暖的晨光里,浓郁的药香在山间弥漫,让人陶醉。

习惯了忙碌的人们,纷纷起身,揭开带着薄霜的篷布。架上悬挂的党参、场地里摆放的当归、墙角堆积的黄芪,黄灿灿地显露出来,阳光一下子把光芒洒在上面。这些挨挨挤挤排列的中药材,把农家小院里里外外簇拥得满满当当,将盛大的冬天安顿得妥妥帖帖。

静卧山巅之上的拉路村,身边有平坦宽敞、如盘似碟的土地。四处走动,目之所及,肥沃的土地上。冬天来临,远山负雪,生灵蛰伏,厚重的黄土包围之下,这里正静静地酝酿着崭新的一切。

夏天来的时候,朗朗晴空,瓦蓝如镜,山风吹过土地上茁壮生长的

当归,也吹过人们的脸庞。身在药乡,令人不自觉屏住了呼吸,思绪也似乎陡然凝固起来。整齐漂亮的村庄被一望无际的绿色包裹,云朵悠悠的,是山外少见的绵软纯白,纤尘不染。

这个季节,村子里药香袭人,虽说是秋收冬藏的时令,却依然是人们的繁忙时刻。药材早已采挖结束,但药材的搓洗晾晒、分拣整理、加工销售,让人们一刻也清闲不下来。冬日里的村庄,无论走进任何一户人家,看到的都是满眼的中药材,人们所谈论的自然也是与中药材相关的幸福故事。

早些年,收获的当归晾晒数日,在枝干水分散尽,柔软蓬松之际,人们便割来细细长长、嫩嫩软软的柳枝条儿,一分为二,齐齐划开,捆扎成把,摆上架,烟火熏燎,直至干成品。冬日暖阳下短促的白天和无数个漫长的夜晚,家家户户忙个不停,烟火不断。如今,当归在采挖后,现场就可晾晒,摆、捏、搓、揉,直至干透,叠摞成形。随着中药材大面积的种植,门前的场地、平整的空地,河坝向远处,墙角避风地都是中药材晾晒的好地方。

和拉路村一样,还有中药材当归的主产区繁育地的村庄,让很多人的日子因为药材而熠熠生辉,使这里的一切都变得崭新。日新月异的变迁里,人们踩着时代的节拍,步履铿锵。

阳光洒满乡间,药香弥漫村庄。拉路村,白云缠绕,山路蜿蜒,土地平旷……这座岷县东部大山里的小山村,在淡淡药香中吟唱着烟火人间的魅力传奇。

雪花

□ 隋唐

开放在地上的花朵
没有花叶陪伴
没有花枝和花蕾
一有开放的意念
便径直绽放
你浓浓的情意
得大地敞开整个怀抱
迎接

没有次第开放的闲暇
要开,就汹涌而来
白天或黑夜
用无声
表达深情厚意
一切都悄无声息
凋谢的方式
也与众不同
不留一瓣
花衣

冬日暖阳

□ 魏天星

寒风在玻璃窗上
画下美好山水、松林、河流
阳光轻柔之手
拂去我心头的冬天

白雪在大地上跳着晶莹之舞
那微微光辉
散发着温暖

时间在空旷田野上静止
温暖包围的喜鹊
牵引冬日阳光
注入我一身力量

河西,河西

□ 马迎途

一个人走出的路,被马匹辽阔
雪水走低了河流,被玉石托举
马匹认出草原的天年
于是就有顾盼的牧场
雪打了个滚儿就过了草地
一条路刚好
被走进走出的风磨细了腰身
来回走过的石头雕琢如新
僧侣走过,贾商来过
骆驼客来过,丝绸茶叶走过
走过的人认出走过人的脚印
走过的人住过走过人的驿站
几棵树落满昏鸦
几口井泉水喷涌
几条河住着太阳
四季里刮着孤烟
就是这么一条路
地上的人前前后后走过